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六 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舉人臣郭文銑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六

禮器

此明禮之不可無猶器之不可闕也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張子曰禮運語其達禮器語其成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

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内無怨故物無不懐仁鬼神饗德

此言禮之足以成德也箭竹之小者筠其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禮使人成器是故合外内而大備至於大備而周旋無虧所以為盛德也禮以去偽釋其回邪禮以著誠增其美質措諸躬則正施諸事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而澤於外也如松栢之有心而主於内也此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乎四時

而柯葉初無改易是以君子有禮則外而疏遠者無不諧和內而親近者無所怨恨極之萬物無不懷仁鬼神亦皆饗德則器之所成也大矣案禮以忠信為質美質即忠信也陳氏謂以禮為治身之器不如鄭注云禮使人成器意理完備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此言先王制禮之意也昔先王之立為禮也有本焉

以根柢於中有文焉以顯設於外忠信者文所從出禮之本也義理者本所由章禮之文也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豈可以偏任乎案有本有文此句乃一篇之大指以下反覆申明之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

禮

此舉禮之文而言所以行之之節也設陳也禮之本體不可見而文則顯著而可知必也因天之時設地之財順鬼神之德合人心之同理萬物之宜此禮之所以行也夫天之陰陽寒煖各有所生之物地之高下燥濕各有所宜之產相禮執事之官當隨能而任纖微委曲之物當因利而導苟天所不生地所不養君子即不以為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居山者而

用魚鼈居澤者而用鹿豕則是强其所本無故君子謂之不知禮也案曲禮亦云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此惟通乎禮意者知之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此承上文而言制禮用財之節也定猶成也上下豐凶也殺穀不熟也匡恐也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不

節故必舉其賦稅所入之數而衡量之以為行禮經常之大法如地有廣狹則禮之倫類以之年有上下則禮之薄厚視之唯量入為出故年雖大殺而衆不懼於流亡則上之制禮也有節矣案此與王制冢宰制國用一段相類陳氏祥道曰先王之為禮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不傷於民不害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

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此言禮有天人之序而推時之所以為大也革急也詩作棘猶猷通謀也詩作欲聿惟也詩作遹禮為一定之制而序有不同時乃天道之運故為大順則人之倫也故次之體則形之辨也故次之宜則事之義也故次之稱則物之平也故次之如唐虞之際堯舜以德而授受夏商之末湯武以兵而放伐皆非人力所能為蓋天運然也大雅有聲之詩云文王之作豐

邑也非急於成已之謀惟追先王之事而致方來之
孝耳此文王之時也而堯舜禹湯武可例推矣陳氏
祥道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
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
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
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
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

也

此申明順體宜稱之意也大夫士無田則薦以羔豚官指助祭者而言百喻衆也臺門門兩旁築土為臺所謂兩觀也天地有圜丘方澤之祭宗廟有禴祠烝嘗之事父子有孝慈之道君臣有仁敬之義其倫序出於自然此所謂順也社稷有祈報山川有望祀之事天神人鬼有內外之祭其尊卑定於固然此所謂體也喪有殯葬祭有獻奠之用賓客有接際享贈之

文皆隨事以制其宜此所謂義也儉者羔豚而祭而百官皆足豐者大牢而祭而不為有餘皆因人而辨其分此所謂稱也諸侯有國必以龜為實而決國疑以圭為瑞而申國信若大夫之家則不寳龜不藏圭亦不得如諸侯之壯國體而設臺門凡以云有稱也案時如太和元氣無所不統順屬仁體屬禮宜屬義稱屬智智成終而成始故特申言之以起下文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

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
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
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
以多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多為稱也一廟謂下士也諸公上公也
介副也牢大牢也五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
上茵在下禮之為制有以多為貴者以廟數言之惟

天子備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惟一廟以豆數言之天子朔食堂上之正羞二十有六若諸侯相食則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若食大夫則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朝於天子其輤行之介有七所賜之牢亦有七大夫聘於天子則五介五牢天子之席獨設五重諸侯則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葬以七月用五重八翣諸侯則五月而用三重六翣大夫則三月再重四翣此皆尊者多而卑者少是以多為貴也陳

氏祥道曰先言廟而繼之以豆介牢席先神後人之序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養生送死之序也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鬯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少為稱也食飡也大路殷木路繁馬腹

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以為罽五色一匝曰就七當作
五禮又有以少為貴者如天子以天下為家無客禮
故無介祭天用特牲貴誠也天子適諸侯而諸侯奉
膳亦止犢牛敬君一如敬天也諸侯相朝主君行享
禮畢惟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籩豆之薦相接
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行聘之大夫則酌以酒又
薦以脯醢是須味稍多也天子每一飧輒告飽諸侯
再大夫士三皆待勸乃更飧庶人自食其力故無飧

數飽而後止大路為祭天之車貴其質素故馬亦少飾而繁與纓皆一就次路則繁纓七就二王之後享王以圭享后以璋雖曰圭以馬璋以皮而皮馬不升於堂是獨用之也饗禮於酬爵之時則以琥璜將幣不特達也鬼神之席不假多重以為溫故祭用單席諸侯視朝於大夫則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此皆尊者少而卑者多是以少為貴也案孔疏天子無介其實餘事亦有介故沓人共介鬯是天子

臨鬼神使介執咢也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大貴小為稱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皿食器盤盂之屬爵散觶角皆所以酌酒者缶壺甒皆所以盛酒者禮又有以大為貴者如宮室之量

則天子之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為内器皿之度則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而其餘則否棺椁之厚則尊者之棺四重卑止一重椁必周於其棺丘封之大則冢人以爵等而為之度此皆以大為貴也又有以小為貴者如祭禮獻尸主人貴則以一升之爵佐食之人賤則以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以四升之角至為子男之饗禮諸臣之尊用缶壺缶大於壺

陳於門外壺容一石陳於門内君之尊用瓦甒容五斗而陳於堂上此皆以小為貴也案王侯之祭儀禮亡舉觶舉角者士禮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鄭注知五獻是子男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高貴下為稱也堂堂階也下猶低也廢
去也禁承酒尊之器士用之棜亦禁也謂之斯禁大
夫用之禮又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視堂下相去
九尺諸侯則七尺大夫則五尺士惟三尺天子諸侯
竝為臺門此皆以高為貴也又有以下為貴者天子
祭天之禮至敬無文燔柴於泰壇畢惟掃地於壇下
致潔而設正祭天子諸侯享禮之設有酒尊則廢去
其禁大夫與士鄉飲而設酒尊大夫用無足之棜士

用有足之禁此皆以下為貴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
此言禮以貴文貴素為稱也龍之狀衮然謂之龍衮畫於衣者白與黑謂之黼其文為斧黑與青謂之黻

其文為兩已相背皆繡於裳者冕祭服之冠也前畧
俛故謂之冕以采絲組貫玉為旒謂之藻琢當為篆
㻴約以白理木為約也鼏或作幕禮又有以文為貴
者天子之祭服繪龍於衮極其文明以象變化諸侯
繡黼以取其斷大夫繡黻以取其辨士元衣纁裳而
不得繡繪天子之冕以朱綠二色之藻貫玉而垂為
旒前後各十有二以則天數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
下大夫五旒士三旒此皆以文為貴也又有以素為

貴者敬極其至則不以文飾為美見父之族黨不為折旋揖讓之容天子朝日月之大圭無篆刻之文大古之羹無鹽梅之和大路質素而以蒲越為席犧尊刻為牛形鼏以粗布樿木為杓不加雕飾此皆以素為貴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盖言稱也

此總結上文之意也孔子嘗曰禮誠不可以不加省

察也夫禮之等不同而皆有當然之則能不豐不殺而悉如其分焉則得矣正以宜殺而豐必失之有餘宜豐而殺必失之不足禮欲其相稱也馬氏曰自禮以多為貴至以素為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者其用不同而悉歸於稱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

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此又申言稱字之義也詡猶普也徧也産生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凡禮之以多為貴者是敬之著於物而為外心也所以然者以盛德之發揚昭著溥徧萬物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此豈得不以多

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於外也禮之以少為貴者是敬之存於中而為内心也所以然者以德產之致極於精微雖備天下之物而有不足以稱其德者此豈得不以少為貴乎故君子慎其獨於内也古之聖人内之以為尊外之以為樂少之以為貴多之以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非有意於簡而不可多也非有意於繁而不可少也唯其稱也案鄭注謂萬物皆天所生是德之發於外也然其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

不可見聖人之德亦猶是也方氏慤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明乎禮之不可寡而貴於大者高者文者視此矣明乎禮之不可多而貴於小者下者素者視此矣此所以為稱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

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盖得其道矣

此亦承上稱禮之意而約之於愼也君子謂大夫以上匹偶也士微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鏤簋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冠系以組為之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藻棁畫藻於梁上之短柱唯禮貴於稱是故有位之君子用大牢而祭則謂之禮若匹士亦大牢而祭是取非其有則謂之攘昔齊大夫有管仲者鏤簋朱紘而僭天子之

器山節藻梲而僭天子之居是過於豐也君子以為濫而無制矣又有晏平仲者祀其先人不用少牢而用豚豚之肩至於不足揜豆服澣衣濯冠而以朝是過於殺也君子以為隘而無所容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致其慎也禮乃衆人之紀也紀散即亂所從生而行之謂可弗慎乎孔子曰我有不戰戰則克有不祭祭則受福盖誠得乎戰與祭之道矣案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是故上不僭上而下不偪下夫子

之所謂得其道者盖亦唯其稱而能慎焉故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此言祭祀之所宜戒也麾快也先時而祭曰蚤葆褒也嘉事冠昏之禮也君子曰祭祀以致孝乎鬼神不祈福也因乎時不以蚤為快也器幣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樂而失之豐冠昏之奠告有常儀不以嘉事為可善而失之瀆也牲不及於肥大薦不美夫多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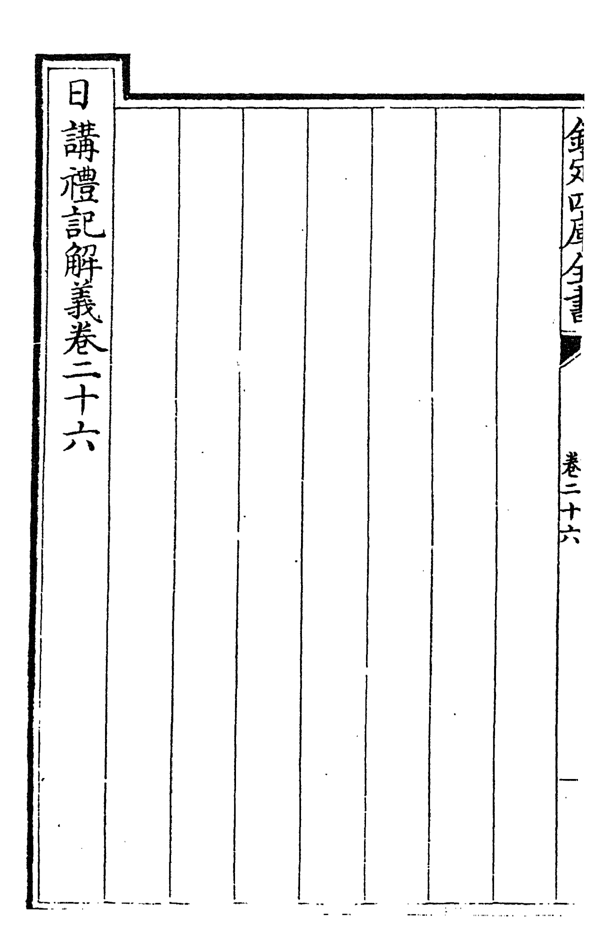
有以小與少為貴也案孔疏祭以存親耳非謂就親
祈福報周禮六祈非禮之常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
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此言孔子正魯禮之失也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夏父
姓弗綦名逆祀躋僖公也奧當為爨爨即先炊之神
謂之老婦孔子曰人多以臧文仲為知禮者自今觀
之其亦安知禮矣如夏父弗綦為典禮之官於魯之

廟祀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以臣而先君以庶而先適也文仲柄政而弗能止是不知禮者一矣古者孟夏迎氣祭火神於郊則以燔柴而弗綦用之於爨夫爨乃老婦之祭也但當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而已以賤為貴而文仲弗能止是不知禮者又一矣案夏父弗綦之失禮意文仲實主之故左氏亦以為縱逆祀也孔疏云祝融古火官之長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奥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

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奥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
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并奥及爨三者所以不同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
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
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此言行禮必本於誠也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若語辭先王之立禮經制詳盡猶人之身體百骸全具也體有不備君子即謂之不成人茍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禮之全體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不可以損小不可以益顯不可以揜微不可以大也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謂備矣要必設誠而致行之則其致一也人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亦豈有行禮而不本於誠者乎是故君子之於禮也時而用心於内則有所竭情盡

慎以此致敬而誠存於中時而用心於外則有美而文而誠亦立於事矣案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者誠也知禮之致一則三百三千固一以貫之爾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六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七

禮器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此歷言禮備而當之事即誠之致一者為之也討去也摲芟也摭拾取也禮惟其宜故君子之於禮也有

當直情徑行如始死則哭踊無節也有當曲為降殺
如父在為母期也有當按其經而平行之如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也有當順其敘而討治之如天子而下
每等降殺以兩也有當芟取貴者之物以播於賤者
如登俎及羣臣而賤者亦均惠也有當推進卑者使
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子孫為賓而用王禮也有當
觀象效法而極其文如王者之服物采章也又有觀
象效法而文不盡如公侯以下減於王也有卑者之

於尊者拾取一節而不為𡟓如君沐粱卿大夫不得同而士反得沐粱也由九者類推之而可以極禮之用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此言三代之禮之一而因革隨乎時宜也素青即白黑也詔侑謂告尸行節勸尸飲食也武當為無方猶

常也合錢飲酒為醵三代之禮其本一也制定而民共由之故所尚之色或素或青而禮之大體則夏造於前殷因於後未始有異也周因於殷坐尸而祭為之詔侑也無定所其禮亦如殷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尸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倚立以俟祭事之終殷尸雖無事亦坐周於祫祭之時昭穆六尸旅酬相酌曾子曰周禮其猶醵飲與是三代之所因所革皆可考而知也案詔侑無方如云就養無方矣旅酬六

尸者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毀廟但有主而無尸故

疏謂是文武二尸及四親廟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爓一獻孰

此推言禮之至者而舉祭禮以明之也腥生肉爓沈

肉於湯色畧變也孰與熟同君子曰禮主於敬若近

於人情則非禮之極至也故郊以祭天則薦血大饗

以祫祭宗廟則薦腥三獻以祭社稷五祀則薦爓一

獻以祭羣小祀則薦熟案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熟此但據先設者爲主也鄭注謂三獻爲祭社稷五祀或曰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爲血祭不止於三獻當是祭山林川澤如貍沈之祭是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

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此承上意而言禮有由始也惡池讀作虖沱并州川名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相步扶工也温猶藉也惟近人情者不為禮之至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私自專輙徒起而致已情也此必有所由始也是故兩君相見必有七介以傳命不然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賓主必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不然

則太迫蹙而非禮之序矣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以后稷配必先祭於頖宮之學以告后稷晉人將有事於河則必先祭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則必先祭配林而當未祭也又必三月而繫牲於牢七日戒而散齊於外三日宿而致齊於内所以為慎之至也故賓禮有擯以詔之樂工有相步以導之所以為溫之至也陸氏佃曰魯人告后稷於頖宮以配上帝晉人告惡池以配河齊人告配林以配泰山雖曰告之實

以肆習其禮即事有漸也皇氏侃曰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承藉故曰溫之至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此言先王制禮之意也醴酒五齊第二酒鸞鈴也刀環有鈴莞蒲席簟竹席槀鞂除去穀之稈也禮也者

匪徒以其文蓋將反乎人心之本脩乎古先之制而不忘其初者也以反本言之如居喪有擗踊哭泣之事曾不待於詔告以發於心之所固然也朝廷有養老尊賢之事不能不樂之以樂以愜乎心之所同然也以脩古言之如祭祀用醴酒而列尊在元酒之下割刀利用而廟中必鸞刀是貴莞簟至安而郊禮必稾鞂是設此皆所謂不忘其初者是故先王制禮節文雖繁而必有主焉故後之人可以稱述而多學也

案有主即致一之謂而所以反本脩古之要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此言禮為觀物之要也物猶事也君子曰人而無節於內者則不知禮之所由制將觀於物而弗之察矣蓋事物至繁而未有不受裁於禮者欲察物而不由禮其弗之得也決矣故作事不以禮者不能存其敬

出言不以禮者不能立其信此可見禮為事物之極致也案禮主於節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精求之則所以節性而推是以裁成輔相者不外焉故下文條舉而廣言之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此言先王制禮之本於天也財與材通財物疏謂猶

才性也唯禮為物之致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亦因
其財物之性以致其義焉爾夫萬物本於天而君子
法之故凡舉大事必順乎天時為朝夕必依放於日
月為高必因乎丘陵為下必因乎川澤是故天時雨
澤所以不已於生物也君子之德亦亹亹不已而上
達於天則與天合德而制禮有其本矣案注疏大事
祭祀也順天時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
蟄而烝朝夕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高下謂圜丘方

澤玩上下文義但統言君子之法天不必專指祭祀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此承上而言達亹亹之實也置謂使之居其位也升上也猶成也吉土王者所卜建都之地也君子之達亹亹也既內以盡之於已又外以資之於人是故昔

先王於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禮貌有能者任以職守既舉賢而置之復聚衆而誓之而使各謹於其職於是因天之尊而制為事天之郊禮因地之親而制為事地之社禮五年廵狩則因名山而上其治功以告於天每嵗郊祀則因吉土而致其明禋以格夫帝由是升中於天而瑞物以臻則鳯皇自上而下降龜龍自遠而來假饗帝於郊而休徵以應則風雨不過其度寒暑不爽其期是故聖人南面而立恭

已無為而天下大治者誠以聖人之於天道有通極而不二者也案逹亹亹者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者書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也賢才之生乃帝心之所簡是故聖人之至德莫大於格天饗帝而饗帝之實又莫大於用賢是故大有為有賢之卦鼎為養賢之卦其彖辭皆曰元亨而其大象一則曰順天休命一則曰正位凝命也鄭注引孝經說以升中為封禪則近於矯誣而非聖

人所以事天之本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此言聖人有法天之至德因舉祭禮以明之也罍尊刻為雲雷之象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小鼓謂之應惟聖同天在天道為至教而在聖人為至德葢

觀於祭禮而亦可知也廟堂之上則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則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樂之器尊西也君在阼夫人在西房以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尊東也君在阼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是禮之交動於堂上縣鼓主倡而引之於先應鼓主和而繼之於後是樂之交應於堂下所以為和之至也案天道至教聖人至德鄭注以為目下事蓋是承上起下之辭上言饗帝此言饗

親所謂至德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此即禮樂而言觀物之事也與猶示也禮以報本而為反其所自生樂以彰德而為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而使之不過其脩樂也以導志

而使之不淫故觀其禮樂而世之治亂可知也蘧伯玉嘗曰惟君子之人其心明達故觀於器用而知其工之巧觀於動作而知其人之知是故君子必慎其所以與人者為夫人之將以是而觀之也桼禮樂者聖人以之治世而君子以之治身達之云者惟其有節於内焉故也

大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賛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羮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

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

於此乎

此言人君廟祭之敬也盎盎齊也詔告也羮肉汁定

孰肉也道言也祭之明日繹祭於廟門旁謂之祊敬

者禮之本也如大廟之内君與后必躬親之此敬之

至矣當迎牲之時君親出廟門牽牲以入大夫賛佐

執幣而從及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君親制牲肝以祭神於堂而夫人執酒以為獻此時卿大夫則從乎君命婦則從乎夫人君與夫人之心洞洞乎其敬而表裏無間也屬屬乎其忠而純一不雜也勿勿乎欲其饗之而勉勉不已也牲入則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則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而告神於堂此三詔皆不同其位者葢言鬼神無在而無乎不在將遍求之而猶未得也

於正祭而薦腥爓則設祭於堂於祭畢而行繹祭則為祊乎外故古語曰不知鬼神之所饗於彼乎於此乎此可以見其敬之至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盖重禮也

此言王者祫祭之禮之義也注讀肆為陔者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奏陔夏也祭禮有隆殺故一獻則從其質三獻則致其文五獻則加盛而察七獻則轉尊而神惟大祫之祭升群廟之主合食於大祖之廟而謂之大饗斯禮也報本獨隆其王者之事與試觀大饗之所陳牛羊豕三牲之外又有魚醢麋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品味之薦皆四時和氣所生示王者能賛化育也納侯邦所貢之

金於廟所以示親附也加璧於束帛之上尊王者之德而比於玉也龜列於前重其能先知吉凶也金次於龜見人情之和也荆之丹兖之漆絲豫之纊揚之竹箭莫不咸在示王者與衆共財而天下不得私其有也其餘九州以外蠻夷之國無常貨但貢其國之所有示王者德澤之能致遠也諸侯來助祭祭畢而出歌陔夏之詩以送之以明其不失禮也夫陳列極華夷之美則備物矣奔走致諸侯之貴則盡官矣王

者惟以孝治天下故大饗於廟儀備九獻直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以為禮之至隆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賔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此承上言郊廟而總結之也先王祀帝於郊不尚文飾乃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主於親親乃仁之至也喪禮主乎哀乃忠之至也斂服葬器之畢備亦所以盡

人心而仁之至也賔客之用幣主乎尊賢乃義之至也合而言之則忠亦仁也敬亦義也仁義存於中而禮達於外君子而欲觀仁義之道舍禮其何所本乎案禮與仁義皆性也而道則仁義之著於外者苟非行禮則不可得而見故曰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此言禮待人而後行也道猶行也君子曰貴文不可

偏廢而質在所先如甘者味之美質也甘屬土土王於四時故甘能受衆味之和白者色之美質也繪畫之事後素功故白能受衆色之采忠信乃人之美質也禮無本不立故忠信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每事虛偽禮不可以偽為於外是故禮以得其人為貴也棨首章言如竹箭之有筠者文也如松栢之有心者本也二者相須而禮必以忠信為質故於此復推本言之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此言禮貴能行而不可以輕議也旅祭名謂旅五帝及四望也孔子曰甚矣禮之未易行也有人於此誦詩三百而能言或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自卑而尊或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自內而外或不足以大旅即大旅具矣猶未必其合德於天而足以饗帝也禮

其可輕議乎案此承上文得其人之意而言自一獻以至饗帝盖未有不本於忠信者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此言子路之能行禮也逮及也闇昧爽以前偏任為

跛依物為倚質正也子路嘗為季氏宰矣季氏每祭
家廟逮闇而行事至夕未畢又繼以燭雖有强力之
容肅敬之心至此而亦倦怠矣甚至有司者跛倚以
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此泥於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之文而失其義者也他日祭而子路與當正祭之時
事尸於室則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之而設於
尸前内外異位而相交恐費時也正祭之後儐尸於
堂則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上下

異位而相交亦恐費時也是以正明而始行事晏朝即退初不至於倦怠焉孔子聞而善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盖勝於季氏之日有不足者多矣案禮以敬為主與其久而怠固不若速而敬之為得也子路有忠信之質乃所謂得其人者此篇言禮以成器巨細兼該而必推本於忠信又引子路之事以實之足使後世之學禮者有所據依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毛杞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八

郊特牲

此篇皆記祭事中雜冠昏兩段曰郊特牲者以篇首三字名篇也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

此言特牲之用禮貴其誠之義也犢小牛即特牲也禮莫重於祭其次莫重於享惟郊用特牲而社稷則以大牢惟天子適諸侯諸侯進膳用犢而諸侯適天子天子有賜亦以大牢盖犢牲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慤是以致敬者用之若孕則其誠已散而天子弗食故不以膳也祭帝弗用故不以郊也方氏慤曰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

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此言尚質貴氣之事也臭亦氣也脯加薑桂曰腶脩至敬無文故大路為祭天之車繁纓一就貴質素也下而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則其飾彌文矣祭禮惟郊尚血下而大饗則腥三獻則爓一獻則孰敬之至者

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葢血則氣全腥亦近之故用於所尊孰則味全爓亦近之故用於所畀推此而言如諸侯來朝為賓三獻畢王使宗伯酌圭瓚以灌之但用鬱鬯之酒是亦貴氣臭之義也若天子饗諸侯雖設大牢之盛饌而必先設腶脩於筵前即所尚可知矣𡨋大饗尚腶脩謂王饗諸侯與上大饗不同而不饗味則一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

尊以就卑也

此言主君受酢之義也饗謂諸侯相饗君主國之諸侯也酢主君受賓客之酢爵也三獻饗卿之禮故謂卿為三獻介大夫也專單也諸侯之席三重如鄰國諸侯來朝而主君饗之是日大饗則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爵以兩君敵體無所增損也若諸侯遣卿來聘而大夫為上介則專席矣大夫席應再重今以為介降一等主君席應三重今以受介之酢故亦撤去兩

重是降諸侯之尊以就大夫之卑禮所謂曲而殺者此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此言因時行禮有樂無樂之義也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食謂秋養耆老嘗謂秋祭宗廟饗與禘

之禮行於春者皆有樂食與嘗之禮行於秋者皆無樂此陰陽之義也凡飲用水漿酒醴其性虛而清所以養陽氣也凡食用黍稷稻粱其性實而濁所以養陰氣也故春禘秋嘗同一追養春饗秋食同一報功而食與嘗無樂者豈獨薄之哉蓋饗禘主於飲飲養陽氣義在宣暢故有樂食嘗主於食食養陰氣義在凝寂故無聲凡樂之聲乃陽之屬而陰之反所以獨宜於饗禘也案禘注謂禴字之誤疏因指為夏殷之

禮而無確據伏氏趙氏謂如字者得之張子曰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周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耳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此言祭之陳器與實器各有其義也鼎俎所以盛犧牲籩豆所以盛果實鼎有用十與十二者然十鼎則陪鼎三正鼎七十二鼎則陪鼎三正鼎九其數仍奇

也旦當為神陰陽之義非特有樂無樂而已鼎自一以至九其數皆奇而俎亦如之豆自六以至二十六其數皆偶而籩亦如之盖鼎俎之實以動物而男子薦之故其數奇籩豆之實以植物而婦人薦之故其數偶此亦陰陽之義也又籩之實若菱芡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是為水品籩之實若棗栗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是為土品所以不敢用常物而貴多品者此致敬以交於神明之義也粢不敢字貫褻味與多品言

之禮器云薦不美多品亦貴誠之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此言兩君燕饗之禮樂也賓鄰國之諸侯大門有二燕則寢門饗則廟門也卒爵飲盡爵也兩君相朝而行燕饗之禮當賓入大門奏肆夏之詩以延進之夫樂主和而肆夏之詞嚴是示和易之中有嚴敬之節

也主人獻賓而樂作賓飲卒爵而樂止賓酢主人而樂作主人卒爵而樂止蓋盈而能反反則為文孔子所以屢歎美之也主人復酬賓而奠此酬爵則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賓主之德也工歌在堂上匏竹在堂下是貴人聲也蓋禮樂始於聖人而原於天地樂由陽來一天地之和也禮由陰作一天地之序也惟天地合而萬物生斯陰陽和而萬物得禮樂之行於賓主而為聖人所嘉美也厥有由然矣周氏諝曰

禮樂之始雖由於陰陽及其妙也則能統陰陽育萬物故周官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其此之謂乎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此言天子之待諸侯有制貢之法與陳貢之義也旅陳也無方非一方所貢也鐘即金也金以材言鐘以

器言王者撫有天下莫非王土王臣凡庭實所陳有不止一方而已者以土地各有其宜故別而取之來各有遠邇故節而致之也旅幣而以龜為前列以其能先知也以鐘為次者所以發人情之和故參居庭實之間也有虎豹之皮以示服猛也以玉加於束帛之上玉以表德是往歸於有德也陳氏祥道曰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者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

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此言諸侯大夫失禮之始也庭燎庭中所設之炬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禮之失也必有所由始如庭燎之百是為天子之禮而諸侯僭之則由齊桓公始也又大射公升即席奏肆夏燕則賓及庭亦奏肆夏是為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則由趙文子始也夫禮教

之設所以立天子之大防齊桓趙武當時皆有賢名而其僭若此蓋周室之衰久矣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此又言大夫失禮之始也諸侯世相朝無覲禮此言覲者因朝而及之也私覿以私禮見也使聘使也皮

幣輿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三桓魯桓公之子慶父叔牙季友之後也凡國君朝覲於鄰國大夫從焉而或行私覿則非禮也大夫執圭而專使事當私覿以申已之信令從君而不敢私覿者所以致敬於君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哉為人臣者無外國之交不敢有貳心於君焉故也禮別嫌疑蓋莫嚴於大夫矣若大夫具饗以召君則非禮也大夫强横而君殺之者義也義不足以制大夫之强而大夫乃疑

於君矣是由魯之三桓始也案此言大夫失禮之始於三桓蓋兼承私覿饗君而言也鄭氏謂殺大夫由三桓始則季友未嘗見殺文春秋之初殺大夫者不始三桓也黄氏以殺為降殺之義尤非矣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此又言諸侯失禮之始也夷王名燮天子無為客之

禮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之主故也若適其臣則升自阼階以臣之不敢私有其室也秋行覲禮專於辨分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不下堂而見諸侯其有下堂而見諸侯者是天子之失禮也蓋由於夷王以下也案夷王之時去周初漸遠矣記者溯失禮之由以見其陵夷而至於春秋者有故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

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此總言諸侯大夫之僭禮也宮縣四面皆縣也錫者干背之飾金為之大路殷祭天所乘之車也旅道也樹屏也繡黼刺繡為斧文也丹朱染繒為赤色也繡黼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

之裏衣也貨以物言利以事言禮所以辨等威昭隆殺也如諸侯當用軒縣而今則宫縣當用時王之牲而今則用殷牲白牡當擊石磬而今則以玉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而冕服而今則用以為舞當乘時王之車而今則乘殷之大路此皆天子之禮而諸侯僭之也如兩旁築土為臺架屋於上而門當其中是為臺門於路中設屏以蔽内外是為旅樹於兩楹之間設坫而反爵其上是為反坫於朝服祭服刺

染而為裏衣之領緣是為繡黼丹朱中衣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也故天子微則諸侯僭大夫强則諸侯脅於是乎相貴以等列相覿相賂以貨利而爵不足以馭其貴祿不足以馭其富予不足以馭其幸禮之亂也甚矣夫禮之大者莫如宗廟故諸侯有國則以始封之君為祖而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則以始為大夫者為祖而不敢祖諸侯若公廟而設於私家則非禮也由三桓之祖桓公始也蓋天下有道則

禮樂自天子出而諸侯莫得而僭之若無道而禮樂出於諸侯則陵夷而大夫亦僭矣案魯有文王廟而鄭亦祖厲王是諸侯而祖天子也魯既用天子之禮樂於文王周公之廟因徧用之於羣公之廟而三桓既立桓公之廟亦遂習用天子之禮樂而不自知其非此履霜堅氷易所以為至戒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此言天子所以待前代之禮也二代謂當代之前二

代凡易姓受命而為天子則天下皆統於一矣而必存二代之後者猶尊其先世之賢而不忍臣之仁之至也然亦不過於二代二代以前則封之而不賓又義之盡也如周存夏殷之後於杞宋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是念禹湯之德而尊之若黃帝堯舜之後則封之以備三恪鄭氏謂遠難法是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此言諸侯所以待失國者之禮也寓寄也諸侯有失國而寄處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以其嘗為南面之君而不以為臣至寓公死而即臣其子不繼世也蓋天子為尊賢而存代以其有功德及人也若寓公失地來歸則賢不足稱矣故不臣亦所以明仁不繼世亦所以明義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

拜為君之答已也

此言君臣辨分之禮也答猶對也陽即天也君以陽明為德而南者陽之位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臣以陰德為順而北者陰之位故北面以答君也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大夫獨否者非尊家臣乃所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則使人代往而不以身親君有賜則拜受於家而不面拜皆為君之答已故也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

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惟大夫近於君而不敢干君而後有以全君之尊故禮以辨分尤必於大夫謹之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此言聖人存神之事也室神先祖五祀之神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當鄉人裼而索室以去不祥孔子則朝服立於廟之阼階蓋以存廟室之神使其依已而安也案舊注裼是強鬼之名而儺以逐之論語所謂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是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此言習射之重也樂如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類孔子嘗曰射之以樂爲節也何以聽樂之音節而使與射容相應又何以脩射之容節而使與樂音相應甚矣禮樂交得之難也孔子又曰士未有不習於射者

若使之射而有不能則以疾為辭盖男子始生即懸弧於門左而有射義未可以不能謝也案懸弧之義是解所以不可辭以不能之故疏謂疾而不能與初生之未能相似非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此言將祭失禮之事也孔子嘗曰禮有齊三日者即不樂不弔而專其志慮猶恐於祭有不敬焉若三日之間乃二日伐鼓則是致齊一日而已其義何所處

乎案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蓋其事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此亦言失禮之事也繹者祭之明日接尸又祭也祊者祭而求神也朝市朝時而市也孔子嘗曰繹之禮當在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之禮當在廟門外之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在市內近

東今乃於市内西方此三者皆失之矣案家語此為

衛莊公反國變宗廟易朝市而言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

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

陰明也

此言祭社之義以及立社之制也土者五土之神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墉墻也薄當作亳社所以

祭土而主乎陰氣也陰盛於北故設主於北墻而君於北墻之下南鄉而祭以對答之也祭用甲日陽始於甲而用十干之始也天子為羣姓立大社必壇而不屋使受霜露風雨蓋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所以通達天地生成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則屋之不使復受天陽也殷之薄社於周為喪國之社塞其三面而開牖於北方以通陰氣陰明則物死矣所以異於當代也案白虎通云天子諸侯各有二

社祭法王立大社王社諸侯立國社侯社是也又各有勝國之社勝國喪國也蓋人君而明乎不屋之義則知所法而下有以蕃其生明乎屋之之義則知所戒而上有以安其位矣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此廣言社義也中霤亦土神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田獵也四邑為丘十六井也四丘為乘六十四井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立社以祭所以神明乎地道也葢地道博厚故載萬物於下天道高明故垂日月星辰之象於上物生而財裕象成而法顯取財於地而資其養焉取法於天而仰其教焉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地有同天之功如此天既有郊以報之矣於是制為社禮以教民美善其報焉家主於中霤而國主於

社所以示有生之本也是故凡祭皆有所限唯為社行事則里中之家無不各出一人唯為社而田則國人皆行無留家者又唯祭社則丘乘之人未有不供粢盛者以物生於地而報本反始禮莫隆焉故也黄氏榦曰非天子不祭天而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社亦尊父親母之義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此言因社而田之事也火大火心星也建辰之月出見東方孔疏云用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為季春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鹽讀為豔先王因社而寓講武之法於是季春出火則君將田而先令焚除草萊也然後簡閱其車賦歷數其卒伍親誓衆於

社以習軍旅之事或驅而左或驅而右或息鐸而坐或振鐸而起於以觀其習變之生熟焉此講武以法也由是而田則驅禽於陳前使之流動示士卒而艷之以利欲其不見利而趨至於犯命而失伍蓋以求服士卒之志而不貪其所得之禽此獲牲以禮也夫如是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一舉而兩者皆得也

案周禮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内火如書言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也因出火而為焚亦贊化育之一事鄭氏

曰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此

兵法所以貴節制也

天子適四方先柴

此言廵狩告天之禮也柴燔柴也天子十二年一廵狩適四方諸侯之國至於方嶽必先燔柴以告至於

天者禮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此言冬至祭天之禮各有其義也兆圜丘之方域也先王祭天於郊必用夏正建子之月冬至之日者所以迎長日之將至也日為陽宗冬至一陽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可見故郊之為祭所以大報天而必主乎日也為圜丘於南郊者南為陽位故就而報之也既燔柴於壇上必掃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設莞簟者至敬無文於其地之質也元酒之尊以陶匏元酒以

獻則以匏者陶匏皆物性之本然所以象天地本然之性也夫既曰圜丘曰泰壇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故也牲必用騂周尚赤也用犢貴其誠慤也張子曰天道本簡易天子之禮亦當簡易繁文虛費帝亦不享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此言郊用辛日之義也郊之用辛何也周之始郊冬至恰遇辛日自此以後遂用至後之辛日也此似是

言魯郊用辛之指左氏傳所謂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是也考之周書武王克商庚戌柴望非辛日也或謂始郊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而言亦未確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此言卜郊命衆之義也作灼也禰宮禰廟也澤澤宮

也於其中以射擇士而助祭謂之澤宮將郊而卜必請命於祖廟而用龜於禰宮祖遠而尊禰近而親此尊祖親考之義也其日卜竟選士於澤宮有司將以祭事戒命衆執事而王親臨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於是有司獻命於庫門之内以戒百官而大廟之命則所以戒族姓也案卜郊陳注以為卜牲程子曰春秋有卜郊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蓋亦魯禮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掃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此言郊日致嚴之事也報猶白也氾掃灑水而後掃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鄉郊內六鄉也郊日之朝有司告時告備於王王必服皮弁以聽之者所以尊天而示民嚴敬其君上也及旦而有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出於經行之處氾掃以去其塵反道以新其土鄉更於田首設燭以照路此皆不待上令民自聽從

則以化王嚴上故也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此言郊祭儀文之合乎天道也璪即藻也當祭之日王以祭服易朝服於是內服大裘外被龍衮衮衣有日月星辰之章是象天之文也首戴冕其璪前後各十二旒以天有十二月是法天之數也所乘為木路

朴素渾堅貴其質也所建之旂常亦各十有二旒而旂畫交龍之章常畫日月之象皆所以象天也天垂象於上而聖人則之是故郊所以報天而即以明天道也案社所以神地之道而郊所以明天道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此其是矣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中言郊禮之重也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不吉謂卜不吉或有死傷爲猶用也滌者牢中清除之所周之郊禮祀后稷以配天三月之前使充人養二牛以爲牲至期卜吉而用之若帝牛不吉則易稷牛以用而別選稷牛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者而後可稷牛則具而足矣帝爲天神遠而尊稷爲人鬼近而親故事之有不同而其所以必配以后稷者萬物本乎天是天即物之祖也人本乎祖是祖即

人之天也祭天而以祖配之所以大報本之禮而反其所自始也察郊以配天亦稱上帝者互文也朱子曰周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却分祭何也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内以神祀之故謂之帝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八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九

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此言蜡祭之名義也伊耆氏鄭注謂古天子號疏謂神農或云帝堯十二月謂夏正建丑之月天子大蜡其神有八蓋自古伊耆氏始為蜡蜡乃索求其神之

義也歲十二月為閉藏之候合聚萬物而物無不成故於此報其神之有功者而索饗之也案八蜡徐氏據經文謂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當以為正孔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猫虎為二皆未確陳用之據周禮謂伊耆氏與壺涿氏銜枚氏為一例非古天子之號當是佐天子者疑未能明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

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此分言致祭八神之義也嗇穡同先嗇神農司嗇古后稷官百種謂百穀之種之神農古之田畯也郵表畷謂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畊者禽獸即貓虎迎迎其神也坊堤也水庸溝也事謂農事嗇事始於神農司於后稷故蜡祭以先嗇為

主配以司嗇而更祭百穀之種蓋嗇非人不成非種不生故竝以報其樹藝之功也因農官勞於農事祭及於所居之郵表畷而并下及於禽獸者此仁之至義之盡也古君子之於民物使之必有以報之祭而迎貓為其能食田鼠迎虎為其能食田豕皆有功於農是以迎其神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者以坊能蓄水障水庸能受水洩水亦皆有功於農事故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此言蜡祭之祝辭也昆蟲螟蝗之屬蜡之祝辭有曰

凡所以祈於神者土則反其宅而無崩圮水則歸其

壑而無汜溢昆蟲無作而為災草木歸生於藪澤而

無妨我稼穡案蔡氏邕本更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

二句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

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

冠黃冠草服也

此言蜡臘異服之義也皮弁素服皆白色弁亦服爾故下但言素服野夫即田夫當其蜡皮弁素服而祭以歲功既成物至此則老而終矣故素服以送之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較之喪禮為殺也蜡之為祭以報功則徧物而無遺以行禮則循物而不失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既蜡遂服黄衣黄冠而臘先祖五祀者所以勞農而休息之也野夫皆黄冠黄冠乃草野之服也案孔氏疏蜡與臘對言之則有

別總言之皆蜡也祭服所以異者方氏慤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此言因蜡而訓戒諸侯也大羅氏官名瓜華謂瓜與果蓏之屬大羅氏者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鳥獸之貢皆屬焉使者戴草笠而至尊野服以告歲功也

羅氏受貢畢使者辭歸則致鹿與女而詔之使客歸而告戒其君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恐諸侯或有禽荒色荒也又使歸告其君曰天子所樹植者唯是瓜及果蓏取供時用而已若可收斂而藏之種不與焉恐諸侯或與民爭利也此皆因蜡而及之所以示天下息事寧人者至矣案孔氏疏鹿是田獵所得女是亡國所俘非每國輒與女鹿羅氏以示使者爾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此言侯國之蜡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移之言羨也八蜡之禮通行於侯國先王即以記四方之豐凶焉若其國歲凶則廢蜡禮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謹節民財也歲豐則蜡禮舉行所以寬縱民力而使為樂也夫蜡為合聚之祭故既蜡而民亦息已君子不興農功而使更執其勞也案蜡以息田夫故

既蜡而民因以息方氏慤曰此所謂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執於建亥之月土功畢於建子之月武功纘於建丑之月皆不以既蜡而廢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此推言祭品之義而見其貴於誠也菹酢菜醢肉醬也祭以備物為敬如所常進朝事饋食之豆其所用

菹則取乎水草和美之氣也其所用醢則陸地所產之物也若祭末酳尸有加於常進之豆其所用菹亦陸產也其所用醢則水物也凡籩豆之薦皆為水土之品不敢用常食之褻味而貴多品者以交接神明之義在乎恭敬質素而非徒食味之道也案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薦腥時薦朝事之豆八薦熟時薦饋食之豆八酳尸時薦加豆八羞豆二舊說故以恆豆為薦腥薦熟時之豆加豆為酳尸時之豆也但此所

稱豆實水陸與醢人所掌不盡合蓋約舉之辭抑或為異代之制與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此承上意而廣言之也卷冕龍衮也路車木車也武大武也惟祭非食味之道是以先王之所薦雖可食

而不可供耆欲也如卷冕路車雖可陳而不可資玩好也武舞為勇壯之容而不可娛樂也宗廟為威嚴之地而不可安適也祭器可用以盛物而不可便其私利也此皆所以交於神明之義故與凡所安樂者異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

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此又承上意而詳言之也元酒水也明水陰鑑取於月之水疏布冪也蒲越槀鞂藉神席也雕刻鏤也幾漆飾之畿限也餘並見禮器祭祀之物如酒醴美矣而必元酒明水之尚以水最在先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美矣而必疏布之尚以疏布最在先反女功之始也莞簟安矣而必蒲越槀鞂之尚所以神明之

也大羹不和是貴其質也大圭素而不琢是美其質也車有丹漆雕幾美矣而必素車之乘是尊其樸也此皆貴其質而已矣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有必如是而後稱者故不用彼而用此也方氏慤曰前云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云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此言祭用黄彛之義也黄目周禮名黄彛以黄金鏤其外為目因名也鬱氣謂鬱鬯芬芳之氣祭之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所列之尊獨用黄目而為酌鬱鬯酒之上尊者以黄者中央之色目者氣之清明言鬱鬯之酒酌於中而清明之氣達於外猶祭者之精誠積於中而禮文明於外也案六彛之次為虎彛雉彛雞彛鳥彛斝彛黄彛黄彛在末而言上尊者鄭氏以為於諸侯為上陸氏佃以為尊先大彛先小

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此申言祭物貴質之意也鸞刀見禮器祭天之禮於壇兆之內掃地而祭焉取其質而已矣所陳之品醯醢非不美也而惟煎鹽之尚以鹽雖由煎煉而成然比醯醢則人功為少是貴天產也至於宗廟割牲以

割刀為用而鸞刀為貴盖貴其聲和之義惟鸞鈴之聲調和而後用以割斷也陳氏祥道曰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劌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兑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此章總明冠義而先言始冠之制也緌纓之垂下者

冠禮必有義始冠之時先加以緇布之冠此即大古

之齊冠也大古常冠惟用白布至祭而致齊則緇之以幽思也後王重古故始加用此但古制初未有垂下之緌其有緌者孔子嘗曰吾未之聞則後世之失也既冠而後敝棄之可也鄭注云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案玉藻緇布冠繢緌皇氏謂諸侯位尊故盡飾於理或然然亦起於後世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此言冠適子之義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户牖之間南面適子之冠必於阼階在東序少北而近主位者父老而傳則適子為主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醮必於客位待之如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彌尊所以曉喻之使充廣志意以稱彌尊之服也冠畢而賓字之以既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也案孔疏庶子冠於房户外南面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周用醴三加畢乃

一醮於客位也朱子曰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如魯衛之幕有縿布袝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此釋言三代三加之冠也委安也章明也毋發聲之辭追猶椎也弁謂爵弁弁言大也冔覆也收斂也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素白色積辟積謂疊幅也冠服不

可不辨如始加之緇布冠其曰委貌者乃周之道言所以安正容貌也曰章甫者乃殷之道言所以表正丈夫也曰毋追者乃夏后氏之道言似其椎樸之形制也三加之爵弁周則曰弁弁名出於槃是光大之義也殷則曰冔冔名出於憮是覆飾之義也夏則曰收收名取於斂髮是斂藏之義也三代之不相襲者如此至為再加之冠服冠則共用皮弁服則共用素布而辟積其要中以為裳此則三王不異也周氏謂

曰委貌章甫冔收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趨時三代共之者所以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此言大夫諸侯天子無冠禮之義也末造猶言末世

元子適長子也人生二十而冠乃無大夫冠禮而止有其昏禮者何也古者五十服官政然後爵之為大夫當其冠時猶是士也而何大夫冠禮之有不惟大夫諸侯亦無冠禮其有冠禮者夏之末造所為非先王之舊也又豈惟諸侯雖天子之元子亦無冠禮盖元子亦士也天下無生而即貴者必有德而後有位故其冠亦但用士禮也天子之元子既然即諸侯之世子可知繼世而立為諸侯以其能法前人之賢也

不賢則不得立故其冠亦用士禮也諸侯之世子既
然即大夫之適子可知古以官爵人有上大夫中大
夫下大夫之差皆視其德之大小而為隆殺故士之
死而有謚乃今世之失禮也古者生無大夫之爵則
死不得為謚盖謚視乎爵而爵視乎德方冠而德猶
未成所以亦用士禮也案家語孔子曰公四加元冕
王肅注天子五加衮冕大戴禮天子諸侯皆四加朱
子則謂當是諸侯三加元冕天子三加衮冕孔疏云

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據左氏傳一星終之說他無所考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因冠禮而推言之以明禮以義為重也先王制禮有本有文禮之所以尊者尊其義也若失其義而但陳玉帛俎豆厚薄之數是祝史之事也故其數之在

外者可陳也其義之在內者難知也如能知其義而敬守之則推己及物即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朱子曰此蓋秦火以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案朱子此言與論易理必根於象數相似皆極至之論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别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

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此章總明昏禮而先言取異姓及幣辭之義也附託厚重腆善也禮之重昏姻也覲於天氣下降地氣上行兩者合而後萬物興則夫婦之道可知已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昏禮乃萬世之始也其取必於異姓所以附於遠嫌而厚其有別也用幣必誠致辭不言不腆而惟示之以直信信所以事人而為婦德也始昏之時共牢而食壹與之同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

可復改而他適矣故夫死不嫁此直信之義也盖婦人以身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體信以為德而後可以事人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無信也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言不改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别無義禽獸之道也

此言親迎奠鴈之義也先者倡導之也昏禮之重而男子必親迎焉者是男倡於女男陽剛以倡為義女陰柔以從為義也推之天知始而地代終之君出令而臣致行之其為剛柔之義一也必奠鴈以為摯者以敬明別而不敢褻也男女有別然後倫理明恩義篤而父子以親父子親則親疏上下各得其宜而義生義生則經曲隆殺皆有節文而禮作禮作則分定情和而萬物安矣若無別無義是禽獸之道也而豈

所以為禮乎案易之義以陽先陰不以陰先陽是故男下女而為咸女惑男而為蠱推之泰否損益莫不皆然記禮者此言可謂見其大矣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此言親御授綏及男先女後之義也大門女家之門

夫婦之道敬以明別而亦親以明愛故親迎之後婦升車壻親御而授以綏者躬親之也必躬親之者乃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既敬而又親之則仁義兩盡即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壻車在先是男帥女女從男夫婦倡隨之義實由此始蓋婦人以順為正從人者也是以有從父兄從夫從子三從之義而夫也者何也所以明乎丈夫之道也丈夫也者謂其能以才知帥人者也則先後之序其不容紊也

决矣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此言元冕齊戒之義也陰陽謂夫婦昏禮之行必元冕親迎而且先致其齊戒夫元冕齊戒乃事鬼神之道也而施之陰陽之配者蓋以主婦助社稷之祭傳世為先祖之後其義綦重而不可以不致敬也案孔疏士昏禮用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

上服以五冕色俱元故總稱元冕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此歷舉昏禮而釋其義也牢俎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恩也昏禮之成夫與婦共牢而食一牲者以與

夫齊體同其尊卑也故婦人無爵惟從夫之爵其坐
則以夫之齒盛酒酌酒器用陶匏者貴尚古禮之自
然也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仍用陶匏重夫
婦之始也昏之明日婦盥而饋特豚於舅姑舅姑食
畢而賜婦餕餘以其來而嗣我宗祀故賜之食以致
親愛之意也舅姑降自賓階婦降自主人之階示授
之室而為主也昏禮不用樂者以思嗣親於幽陰而
感傷也樂為陽氣故不用也昏禮不稱賀者子以代

父婦以代姑乃相承之序而有所不忍也陳氏祥道曰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昏禮其陰禮與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凡祭慎諸此

此言歷代祭禮之所尚也滌蕩宣播之意臭者氣之總名灌灌地以降神也鬯秬黍酒也鬱香草也合和也蕭香蒿也焫燒也羶當為馨香即黍稷也天子諸侯廟祭之禮代有異尚而誠敬則同如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若爓於堂皆未熟而用氣也殷人之祭則尚聲當臭味之未成必先宣播其音樂之聲及三闋然後出廟門外而迎牲盖

鬼神陰陽同一合散聲之號呼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庶幾聞之而來格來饗也周人之祭則尚臭故灌地以鬯臭必先擣鬱汁以合鬯是用臭氣求陰而下達於淵泉也其酌灌以瓚而瓚以圭璋為柄是又用玉潔潤之氣也既灌而後迎牲所以致陰氣也以蕭染脂合黍稷而燒之是用臭氣求陽而上達於墻屋也故既奠灌爵以依神然後焫蕭而合羶香凡祭未有不慎於此者陸氏佃曰味口事也氣目事也聲耳

事也臭鼻事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此申言求神之義也直祭正祭也主神主也祊有二一於正祭之後又祭於廟門內一於祭之明日又祭於廟門外也彼此指室堂而言人之生也受氣於天

受形於地故死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祭也者求魂魄於陰陽之義也惟殷人先求諸陽故迎牲而先作樂惟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而後迎牲至於所以求之則有不止於一處而已者當朝事之時祝取牲膟膋燎於爐炭而入以告神是詔祝於室也灌鬯以後尸坐户西南面是坐尸於堂也於是乎納牲而殺之於庭而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室薦熟而為正祭則祝於神主至祭之日以及明日而索祭又求於廟

門者以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乎或於此乎或諸遠於人乎祭于祊則庶幾曰求諸遠者與案詔祝於室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焉爾

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

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此承上而雜釋祭禮之義也倞遠也鄭氏曰索也齊五齊明水取於月者膟膋腸間脂也燔燔之火取於日者涚猶清也泲漉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涚齊廟祭求神既無不致其誠矣而一事一物皆有義存焉如祭之有祊祊之為言求神於遠而為倞也正祭之時為尸設肵俎肵之為言加敬於尸而為敬也人君嘏

辭有富是富也者福也升牲首與神坐相直是首也
者直也祝祝以詔侑於尸而為相欲其饗此饌也尸使
祝致辭於主人而為嘏取其長久也廣大也尸也者
所以事神而陳其象也殺牲先薦毛血血在內是告
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所以告幽全之物者貴其
表裏皆善之道也物以血氣生而血由氣滋血祭所
以表其氣之盛也祭用肺肝心三者為氣之所舍貴
氣主也尸當綏祭以黍稷加肺正祭以五齊加明水

所以報陰也取膟膋燔燎與升首所以報陽也設明水及涚齊貴其新潔也凡涚皆汦漉而新之謂之明水者由主人使之潔淨而明著也陸氏佃曰祭祀所貴者亦曰純與新而已内外如一純也始終如一新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言苟主人不蠲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為明故曰是誠在我者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

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此言祭祀之儀文而明其為自盡之意也祭當朝踐時君已鞠躬再拜又稽首至地當饋食時又肉袒親割此敬之至也敬之至者以其心之服順乎親也拜也者服也稽首則服之甚也肉袒則服之盡也祝辭於祖稱孝孫於父稱孝子義起於祭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某者義起於國家也祭之有相但詔尸威儀

侑尸飲食而不復告以讓者以主人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而無所與讓也庾氏蔚之曰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案稱曾孫某如周頌祀文王而曰曾孫篤之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此亦雜舉祭祀之儀物而釋之也肆讀曰剔治肉也腍熟也斝與角皆爵名妥安坐也祭禮或進腥體或進解剔或進湯沈或進煮熟所以用是腥肆爓腍而祭者非真知神之果何所享也主人亦自盡其敬而已矣祭之必盡物者以此也尸始即席舉斝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其坐者古立尸而卒祭有飲食之事而后坐故拜以安之也尸為神象而祝以將命祭之重尸祝者以此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此言泲酒之事也縮泲也泲去其滓也酌斟酌謂行酒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其色清明故謂之明酌醆酒盎齊也涗亦泲也清謂清酒也獻鄭讀為莎今如字汁獻即鬱齊也汁言其物獻言其事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醴齊乃酒之濁者必泲之而後可酌故用茅承藉而泲之先用明酌以和之也醆酒差

清欲泲之則先和以清酒不用茅也汁獻有香氣欲

泲之則先和以醆酒不用明酌也夫齊𨠬不同所和

亦異皆泲酒之法當然若今時明酌清酒與醆酒泲

之以舊醳之酒也盖三酒之泲乃古者天子諸侯之

禮因後世已不能知故就所知而曉之如此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此言祭禮之大凡也由用也辟除也鄭注辟讀為弭

先王制為祭禮有求於神而祈焉有答於神而報焉

有禱於神而由辟焉皆所以為民也方氏慤曰祈者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之祈社稷是也報者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辟者若月令之磔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此言齊用元服之義也將祭而齊衣冠皆用元者所以致其陰幽之思也葢鬼神為陰幽之義而元為陰幽之色惟思之之至而鬼神將通之故君子三日致

齊必見其所祭者陸氏佃曰此篇始言貴誠之意故

以齊終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九